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散文組 優異獎

〈離家〉

梅碧芬

我仿佛一直就在離家的路上。

小時候，我就離家，離家出走！那還只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事兒，我赤著腳走在鄉間路上，清涼潤濕。我沒有害怕，路過的順嫂子跟我打招呼，我偏著頭不搭理；平時一起玩耍的小夥伴三三兩兩的在我身邊經過，邀我一起去玩，我也假裝沒聽見。

我沒有害怕，繞過了鄉村的田埂基頭，我走上了大路，那是通往鎮中心的路——是新鋪的水泥馬路，灰白筆直的一直向前面伸展——太陽已經升起老高了，踩慣了泥地路面的我覺得這嶄新的水泥馬路很是紮腳。儘管小心翼翼，內心還是忐忑不安。白花花的陽光晃蕩了我的眼睛，面上身上，汗流下來像一行行螞蟻在上面爬著走一樣。

我告訴自己我不害怕。我不就是要讓大夥兒大吃一驚嗎？我離家出走了！我就是這麼自顧自的，沉迷於離家出走勇敢而決絕的情緒裡。然而那個騎著破自行車的四叔順手就把我帶回了家——他以為我玩迷了路——而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我接受了他的勸勉：長大了要學會認路啊！

你要現在問我為什麼離家出走？嗤，誰會記住呢？總不過是搗蛋了，被修理了，以至於賭氣了；又或者只不過是看到黑白電視裡竟然演出了‘離家出走’的戲碼很是拉風……常人朝花夕拾，就是逆著時間的河流，回溯迂回的過往。記憶裡未必能對事情的前因後果一一串聯起來，留於心底的，大多只是某個定格的行為，它們變成一幀一幀的照片：我記起自己三番四次回頭向家望去時撇著嘴；記得自己使勁記著的每一個轉彎只不過怕忘記了來時的路；而那筆直的水泥路在幼小的我面前仿佛伸到了無窮處。魯迅總會記起金色的月光下那個帶著大項圈長著圓臉的孩子舉著叉向著獠刺去，而我總會定格在白雲青天之下，一輛嗒嗒嗒的手扶拖拉機拉著長長的尾氣在我身邊開過去！

可把我嚇壞了！

而我第一次離家出走的壯舉就這麼無聲無息的結束了！因為面無波瀾，也沒有人知曉我內心的千回百轉，所以就好像並不曾經歷過一樣！

沒過幾年，我用功的考啊考，考到了遠遠的大鎮上，離家去讀書了。我記得那天老父親特別高興，把他那輛“高頭大馬”的自行車讓給了我，讓我騎著它上學去——多少年以後，他跟我說：“那次我去到村的路口去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接你回家，遠遠的看著你騎著車，順著那新建的大橋斜坡飛馳下來，搖搖晃晃，那時你的身高都還沒有長到夠得著單車踏板的底部呢！”每每說到這兒父親都有點為難的笑起來：“也不知道你是怎麼騎著它走上幾十公里的！害怕嗎？”

害怕嗎？從小村進城，我第一次回家就迷路了。騎著獨行俠一樣的大單車，我卻只繞著學校外牆轉了一圈又一圈而不得其路；我試過因為丟失了僅剩的五毛渡輪費在渡輪口急得團團轉；也試過回家的時間太晚了，路太黑得沖進村路的草叢裡，慌的。

但是，在這條我騎上了整個中學的馬路上，伴隨我的，除了老父親的單車，還有它一路變遷的風景：因為試過渡輪口的焦急等待，也因而格外興奮的見證過一幢幢大橋的開通；我記得離家出走的那條水泥馬路怎樣從兩線行車變成四線行車到接上高架，也看著周邊的山野樹木變成鱗次櫛比的房子工廠……我在這條離家的路上往往返返，漸漸從惶恐生怯中練習著淡定從容；而新生活的徐徐展開，沖走了離家的愁緒。

我不害怕！

回答老父親，我很爽快！一半是為了老父親的開懷，另一半也是為了離家的壯行！那時候人特別天真，習慣於從天井仰望四角的天空，覺得四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方的天空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當我推門而出的時候，我居然發覺天空無垠，且不辨形狀；而且白雲蒼狗，變幻無窮。

我不害怕，因為新奇帶來的衝擊，比變化帶來的不安，更具吸引力！

我想，我或者還可以推開更遠的門，去更廣闊的天地看上一看！

在某個鳳凰花開過了的九月，我告別了讀書多年的大鎮，去了一個更遠更遠的，楓葉成霜的大城市去。

我在黎明時分睡眼惺忪的拉著行李箱，走下綠色的鐵皮火車，在我還沒有清醒過來的時候，它又拉著白煙轟鳴著往前飛馳著舍我而去。我順著人流走出月臺，站在那時全中國火車 1 號線的始發站，茫然無知！

沒有睡醒的城市，灰蒙霧濕。在早行的公車上，寥落的幾個乘客昏昏欲睡。我坐在窗邊，望著城市裡還空蕩蕩的街道，只有偶爾趕早班的匆匆行人，還有那冒著氤氳白氣的早點流動攤檔，給這微涼的早晨一抹暖色；而這公車上，整面破碎的後玻璃窗，卻給了我巨大的震撼——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轟轟烈烈的改革浪潮隱隱而未至，而這面空蕩蕩的破窗，看上去像後現代式的隱喻，那是一種蓄勢的等待姿態。

公車穿過城市之河，來到城市的另一邊，開始繞著山行。我從懨懨欲睡中看出去，公車越是駛進了一條破舊的窄道上，而兩旁盡是一樣逼仄窄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小的店鋪，紙紮店：七彩的花圈，大大小小的人偶公仔，黃白菊倉促迷眼。公車在這個時候嘎然而止，到站了。

我兩手帶著沉重的行李，站在大學高高的門樓下，左邊是一大片雜草的田野，右邊是來處的那條長街，正花團錦簇得甚是搖曳；而門樓後面仰山而建的教學樓隱隱現現。

這是怎樣的一個拉美魔幻小說式的開端啊！

我不禁緊張起來，覺得自己從一個熱鬧的大鎮卻去了一個荒蕪的大城，周圍空空落落，又或是我沒有見過的風土情致。我第一次對自己的選擇生出懷疑：是不是離家離得有點不著邊際了？

新生活的忙亂仿佛幫我印證了這一點。多雨煩人的春天，焗熱的夏季，倉促的金秋，配上漫長濕冷的冬天，坐在偌大的階梯教室裡，冷凝的空氣仿佛把整個人都支棱了起來，窗戶外面花圃，高樹，天空甚至於空氣……都變成靜物——偶爾會有暗香浮動，讓你知道了空氣並沒有完全被冷固了，那就是臘梅花——冷到最冷的時候，它就會競相開放。踩著雪水走進人頭攢動的大食堂，迷暈幾圈之後，又拿著稀飯饅頭離開——滿飯堂都大紅動人的辛辣，我只會吃得“淚流滿面”；五湖四海的同學，說著天南地北的事，我時時陷於無知的自我懷疑裡，不能自拔。細細碎碎的洗磨，相比之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下，言語不通與課業繁重，就都不算是個事了。

然後有一天雪夜裡，我們大夥去爬後山。攀著低垂的枝丫，沿著山坡，深一腳淺一腳，而四周靜悄悄的只有雪落簌簌的聲音。夜是漆黑的，月光裹在濕霧裡一片慘澹，只有腳下的積雪映照出冷光，映著前路。背靠背的站在山頂上，我們都沒有說話，遠處有不勝負荷的樹枝，偶爾發出卡嚓斷落的聲音。山頂上銀白靜謐，我深深的吸著這冷冷的空氣，仰望夜空。這一刻的莊嚴與肅穆，戰勝了對黑暗幽深的恐懼。張開雙臂，年青的身體仿佛擁有了這個神秘無序的世界！只是，這又是多麼的空廓寂寥啊！

自由闖蕩讓你覺得自己有把握世界的 ability，然而就算如此，那世界是如此博大，我們難免覺得無所依恃：那裡不會再有一個四叔順手把我捎回家，也沒有一條可供我來來回回往返回家的路！

離家在這略顯荒遠的大城市裡，我生出了怯意。

回家去啊！

然而改革的大潮已經洶湧而來，從隱然之態成燎原之勢，在全中國的大地上，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摧枯拉朽。時代轟轟烈烈，所謂空廓寂寥一下子就被熱切的想像填滿了。這台已經擦拭乾淨預熱齊整的龐大動機，以每一個火車站為心臟，拉上熱血沸騰人們奔赴自己的舞臺！空氣是滾燙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的、欲望的、逼切的，每天都是新的高樓新的道路，攥著更大的訂單建著更多的廠房，每天刷著更新的概念，再上演著更多的傳奇！

絕不會有想停下來的人們，我們都覺得自己就是時代的弄潮兒！我們都以為是自己憑藉過人技術創造了澎湃的浪潮，而沒有人願意明白，是天海風雲搭起的舞臺，大家都只是輪番上演角色，而我們剛好負責上演了一個火紅的高潮段落。

世界很大，比它更大的，是欲望的想像。時代的裹挾，沒有人能停得下來。

那天我開車回家，在蛛網般蔓延的公路上奔馳，然而在接近家鄉的道路上，我卻一再迷糊，以至於完全迷了路。路網更新得跟人們變幻的面目一樣的迅疾，在這片小時候我用赤腳丈量過每一寸的土地上，我竟然找不到自己回家的路！我看著後視鏡中的自己，滿臉的“麻木不仁”。我記起了故去的四叔，長久以來，我忘記他了，忘記了回家的路。

沒有人可以停下來，只有他可以。

老父親的驟然離去，是雪崩前的最後一片雪花。我在波濤洶湧的大洋的彼岸盲頭蒼蠅似的打著飛的回家，卻都結束了！大單車早已作古，和那新的一切熱鬧繁華一起，留也留不住！剩下的只有鏡中灰頭垢面的自己。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是時候退場了吧？抹去油彩，洗淨妝容吧！安於一隅，去尋找現世的安穩吧！我回到家鄉的院子裡，築起的圍牆，以抵抗大浪退卻的反噬。卻時時仰望著四角的天空：沒有雪夜山頂的開闊，但穩妥平靜啊！

直到有一天，已經上中學的小兒子問我：媽媽，什麼是矽基生物？

我不懂這個問題！我從院子跑到大舞臺的觀眾席上，看到佈景板在數年間，已經更新換代到這麼光怪陸離的世代了，我卻還在試圖尋找歲月靜好的烏托邦。

離家仿佛成了我的某種宿命。我們在偌大的地圖上選擇了一個 WATERLOO 的小點，想去看看什麼叫矽基生物，然而並沒有成行。在另一個鳳凰花亦已開過的早上，我在一個新的狹小廚房裡倒瀉了一地的牛奶。兒子餓著肚子去上轉學第一天的課。他穿著純白筆挺的新校服黑皮鞋，橫過馬路歡快地與我揮揮手，轉身走上學校的斜坡，馬上融進了身邊三三兩兩的白校服與黑皮鞋裡，走進了清晨金色的陽光中。

我站在紅綠燈前，面無表情的看著眼前的車水馬龍，一隻早起的鳥兒在天空中唧唧飛過，我抬起頭，卻看見佇立在邊上的路牌上面，白底黑字的寫著：WATERLOO ROAD。身邊人群車影，櫛次高樓，漸次後退，只留下我與路牌靜靜對望。而流逝的光影裡，綠燈早已滴滴作響。早晨的大都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市還沒有來得及展示霓虹燈裡的極致繁華，只有大大小小宿醉的廣告牌，還在招徠人心。我透過車流，卻看見馬路對面的一個藥房，門匾上大大的寫“德勝”兩字，那是我家鄉的暱稱。

人生何處不相逢？！生命就是一個輪回啊，踏出的每一步，是離家亦是歸途。我們都終將返回原點。區別，只在於行進時的風景。欣賞吧，繼續上路！勇敢吧，讓路途更跌宕起伏一些！

又怕什麼離家的宿命！

#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關於「家」的感悟，以無人知曉的「離家出走」始，以回家終。

文字樸素而富於活力。

末段太白，屬蛇足。

—黃仁達先生

「離家」為主軸串連出的人生軌跡，見證一個人的成長。作者以此為「宿命」，表現一種進取的態度，不乏意味。

—蔡益懷博士



二零二四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

<https://www.hkpl.gov.hk/tc/extension-activities/page/280732/WinningResults.html>